

南陽漢代畫像磚

南阳文物研究所

赵成甫主编

赵成甫 柴中庆 陈峰著

文物出版社

目 录

南阳汉代画像砖概论	1
壹 汉代画像砖产生的历史背景	1
一 南阳的地理历史概况	
二 汉代南阳的政治经济状况	
三 汉代的厚葬习俗及画像砖产生的艺术渊源	
贰 画像砖墓	4
一 简述	
二 墓葬形制	
三 随葬器物	
四 墓葬的相对年代与墓主人的身份	
叁 画像砖内容研究与艺术风格	31
一 豪强地主庄园生活	
二 田猎 车骑出行	
三 舞乐百戏	
四 远古神话 历史故事	
五 升仙 辟邪 祥瑞	
六 花纹图案	
七 制作方法和艺术风格	
英文提要	38
图版	41
拓本	65
附表	169
后记	172

南阳汉代画像砖概论

壹 汉代画像砖产生的历史背景

南阳汉代画像石早已引起国内外多学科研究人士的重视，但画像砖却鲜为人知。可以说，砖、石两种艺术，都是中华民族艺苑中的奇葩，两花竞放，争奇斗艳。南阳画像砖的产生是有其地理、历史背景的。

一 南阳的地理历史概况

南阳地区位于河南省的西南部，南界湖北，西接陕西。东西长约 260 公里，南北宽约 170 公里，总面积为 26, 539 平方公里，其中平原、丘陵、山区约各占三分之一。现辖：南阳、南召、方城、社旗、桐柏、唐河、新野、邓县、镇平、内乡、西峡、淅川 12 县和南阳市，人口 920 多万。

南阳地区位于南（阳）襄（阳）盆地的主要部位，整个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其东南有桐柏山，南有大洪山，西南是武当山，西为宛西山，北为伏牛山。河流属汉（水）、淮（河）两大水系。唐河（古沘水）、白河（古清水）、湍河、丹江（古丹水）四条主要河流均由北向南呈扇面状纵贯 13 个县、市，注入汉水。桐柏山以东则流入淮河。南襄盆地是在中生代的白垩纪形成的。同时，在其周围也出现了一些小盆地。由于古代这些陆相湖泊不断接受泥沙沉积，湖水下泄，加之这四条主要河流的冲积，形成大大小小的湖积平原和河谷平川，其上部则形成肥沃的冲积层土壤，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南阳”地名始于战国时期。《正义》引《释名》云：“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焉。”

南阳地区气温适中，物产富饶，宜于人居。从远古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近

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南召县的云阳发现了距今四五十万年的“南召猿人”的牙齿化石及南召县小空山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①。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一百多处，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夏代南阳地近夏都，为夏人腹地，亦为夏文化发源地之一。“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②商代亦复如是。《汉书·地理志》：“殷因于夏，亡（无）所变改。”

周代封国林立，在南阳先后有申、吕、谢、应、邓、唐、蓼、楚等国。周王朝始终把南阳作为其稳定东南局势的重地。周宣王时封其舅父申伯于谢，籍以控制东南方面的局势。春秋时，楚灭申、邓，把南阳作为其扩大势力、问鼎中原的基地。战国时代，楚、秦、韩都极力争夺南阳。秦败楚、韩，于昭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阳郡，郡治宛城。

南阳不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交通上也是南北往来的要冲。已发掘的淅川下王岗遗址共有七期九层叠压的文化层，文化内涵既有黄河流域仰韶、龙山文化的性质，又有江、汉流域屈家岭文化的特点，为南北文化交融的典型遗存之一。^③它说明早在原始社会，丹江就是江、汉流域到关中的天然通道。

二 汉代南阳的政治经济状况

文化艺术的产生、发展和繁荣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南阳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当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也是汉代封建地主经济的反映。由于秦末战争的破坏，汉初经济凋敝，人口锐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④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武帝时已是“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钅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阡陌）之间成群，乘犂牛者宾而不得会聚。”^⑤经济发展到鼎盛时期。同时，汉武帝又采取了“盐铁官营”的重要措施，冶铁业得以飞速发展。南阳是当时重要的冶铁基地之一。早在战国时期，南阳的冶铁就很闻名，“宛钜铁钝惨如蠹蚕”^⑥。汉武帝起用的大农丞孔仅就是以冶铁为业，发迹于南阳的。1959年发掘的南阳市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反映出宛城冶铁业的规模和面貌。^⑦东汉南阳太守杜诗总结经验，发明水排（水力鼓风）冶铁，“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⑧可见，汉代南阳的冶铁规模是相当大的，其工艺水平也是比较先进的。

铁器的广泛使用，使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成为可能。南阳郡地处中原，土地肥沃，水利事业被视为农业的命

脉。召信臣任南阳郡太守时开沟渠、建水閼数十处，灌溉面积多达三万顷。据《后汉书·杜诗传》载，杜诗任太守时，“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读史方輿记要》载，仅豫山一处，“下有三十六陂。”水利工程的兴修，使“民得其利，畜积有余”，“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铁工具的大量使用，也使广开田土、深耕细作有了保证，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而使“郡内比室殷足”，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南阳郡治宛是南北贸易的重要枢纽。《盐铁论》称之为“商遍天下，富冠海内”，是举足轻重的商业大都会之一。南阳郡也由西汉的“户三十五万九千三百一十六，口一百九十四万二千五十一。县三十六”，^⑨发展到东汉的“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⑩

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繁荣的经济，许多达官贵人受封于这块膏腴之地。秦昭王十五年取宛，即封其舅父魏冉于穰（今邓县），为穰侯。西汉封在南阳的有冠军侯霍去病，博望侯张骞，新都侯王莽等。东汉一朝，因南阳是“帝乡”，故皇亲国戚云集，使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全国的显赫地位，与当时的长安、洛阳形成鼎足之势，史称“南都”。

三 汉代的厚葬习俗及画像砖产生的艺术渊源

汉代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是厚葬的物质基础。厚葬的直接原因是灵魂不灭的观念，“谓死如生”。为了统治的需要，最高统治者宣扬“以孝治天下”，并通过举孝廉选用官吏，维持统治。行孝的大端是实行厚葬。

厚葬的习俗在西汉早期就已流行，汉文帝曾下诏曰：“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⑪但厚葬之风愈演愈烈。东汉初光武帝又下诏曰：“世以厚葬为德，义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⑫以至成为“子为其父，妇为其夫，竞相仿效。”^⑬厚葬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在墓室的装饰方面下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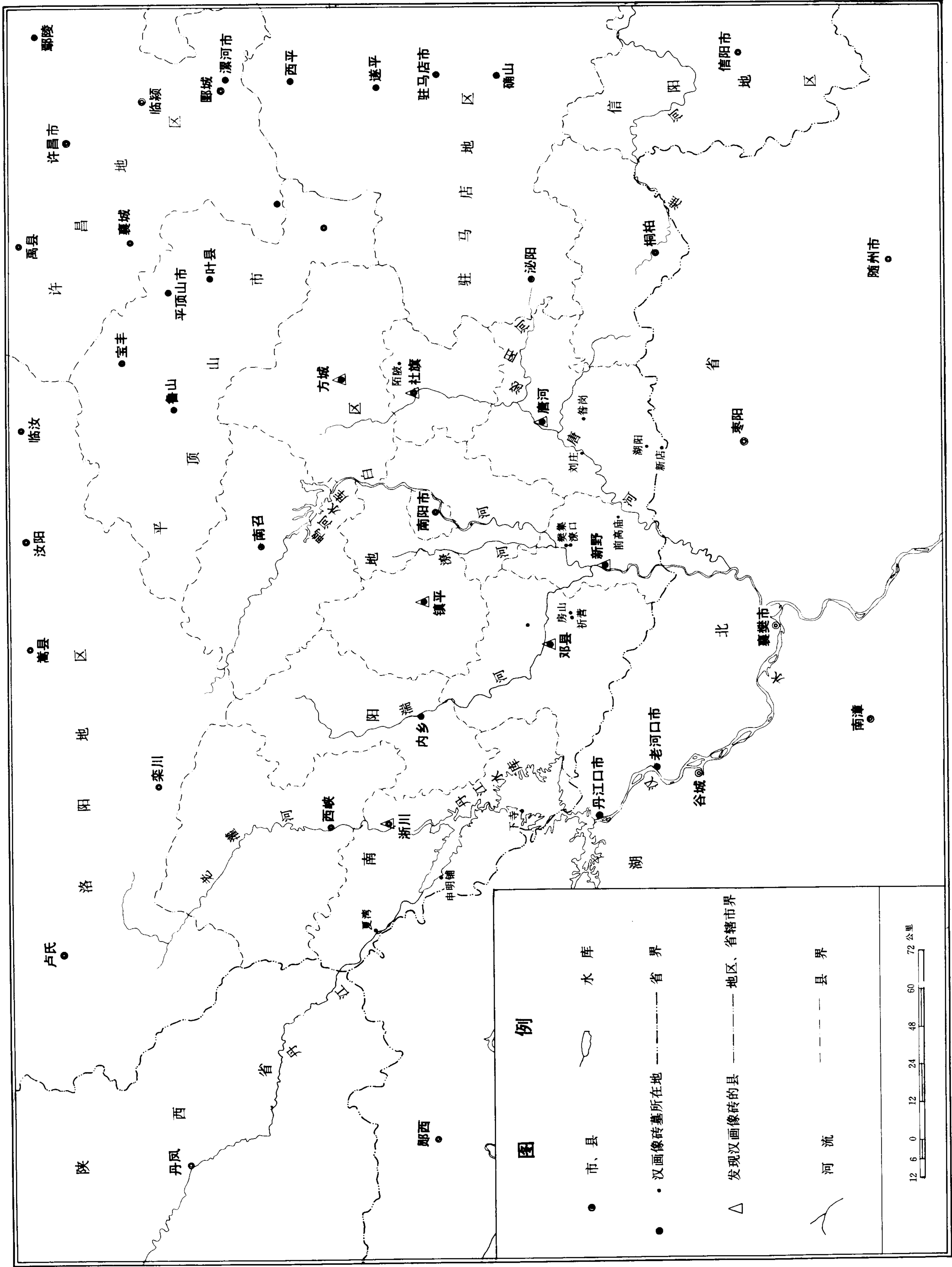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能在陶器上塑造不同的形象，例如，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收藏的距今约五千年左右的陶罐残片上就塑有人物形象。在青铜器时代，器身上饰有各种纹饰的铜器，大都是由事先刻划好花纹的泥范铸造而成。铜币、铜镜等的制作也离不开对泥范的精细加工。可以认为：劳动人民对陶泥可塑性的认识和进行艺术加工的经验，已具备了制作画像砖的技术条件。随着生产

力的提高，社会风俗的影响，以及砖的普遍使用，画像砖的产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据记载，汉代自武帝开始，壁画、壁雕艺术渐盛。汉武帝命画工画李夫人像于甘泉宫，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赐霍光。汉宣帝甘露三年在麒麟阁画功臣像。汉成帝在明光殿画古烈士像。汉明帝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汉章帝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惮焉。”^⑭又如“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总之，帝王的宫殿、官吏府舍、贵族的厅堂、乃至学校都有壁画或壁雕。

阳宅墙壁艺术的发展，自然会导致“冥宅”墓壁绘画艺术的出现。《后汉书·赵岐传》：“（赵岐）先自为寿藏（墓室），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

要在砖砌的墓壁上模仿地上墙壁的装饰艺术，一种方法是把壁砖泥平，勾绘图形，敷之以丹青，成为壁画墓。另一种方法便是根据“冥宅”的需要，或根据死者生前所好，对泥坯直接进行模印加工。这样便产生了画像砖墓。



图一 南阳汉代画像砖分布示意图

贰 画像砖墓

一 简述

根据调查和发掘，南阳地区画像砖墓的分布以南部最多，即白河、唐河、丹江、湍河中下游的新野、唐河、邓县、淅川、社旗、方城、镇平等县，以新野县居多（图一）。河流两岸的冲积平川土质细腻，多为粉砂质粘土和砂质粘土，是制作画像砖的理想原料。就地取材，加以烧制。这是画像砖墓集中在沿河地带的的原因之一。

南阳汉画像砖出土比较早，建国后的几十年中，一些县文化馆不断收集到散存的画像砖，但对其在墓中的位置及墓葬的形制、时代等均不清楚。1963年河南省文物工作者清理过一座画像砖墓，但由于墓室破坏过甚，很难对画像砖墓进行全面的研究。

1985年，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在各县进行普查的基础上，调查了7个县的22个乡镇，得到了一批宝贵的拓片资料，摸清了画像砖分布的区域。1986年3月，我们又对新野县樊集乡、城郊乡砖瓦厂发现的画像砖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对以前曾遭破坏、后又封填的墓进行了清理，如淅川县寺湾乡夏湾画像砖墓、新野县棉麻公司和煤场空心砖墓、樊集乡潦口砖瓦厂画像砖墓等，先后发掘墓

葬48座，出土了一批随葬品，为解决南阳汉画像砖墓的有关学术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从目前发现的资料看，画像砖主要用于墓葬，但亦有少量为地面建筑使用。如唐河县刘庄汉墓的墓侧有方形的坛，坛系方砖铺地，四周斜立画像砖（拓本216）。这个坛可能是后人祭祀亡灵的场地。同时发现在濒临白河的樊集村的小区域内，出土了多种同模制成的画像砖，说明在附近有专门烧制、出售画像砖的窑场。还发现在相距25公里以外的地方，有风格和内容相同的画像砖，这说明可能有专门制作木模的工匠，木模由木工作坊按一个蓝本制成，而后销售到各地。

对近年来经科学发掘的墓葬材料，我们按墓型、随葬器物的式属分别予以叙述，旨在通过分析，探索南阳空心花纹砖墓、画像砖墓的结构、砌造方法以及随葬品的组合、墓葬的时代、墓主人的身份等。由于南阳汉画像砖墓较多，我们仅清理了几个发掘点上的部分墓葬，因此，更深入的探讨还有待以后进行。

二 墓葬形制

对于这批墓葬，我们在排比出土器物时代关系的同时，发现砌墓使用的材料和墓形大致可反映墓葬的先后顺序，依据建墓用砖的形状和墓形两方面的因素，我们将这批墓分为五型。

一型墓葬（平顶或无盖空心花纹砖墓）

6座，分为二式。

I式 5座。以新野县潦口自然村南墓（简称潦南墓）为例。

潦南墓平面为长方形（图二：1）。墓向 24° 。墓顶距地表1.8米，墓长2.9、宽1.28、高1.27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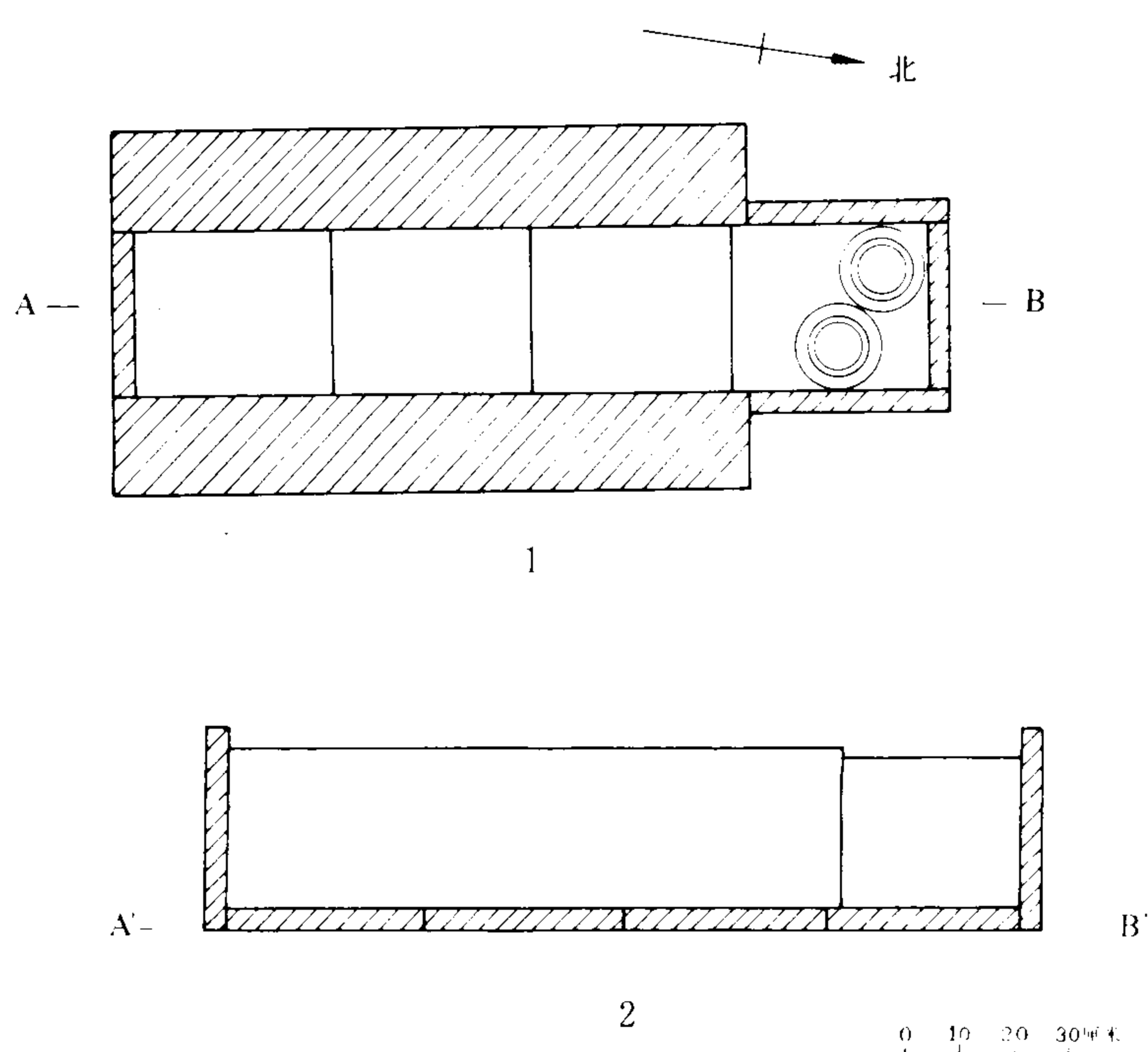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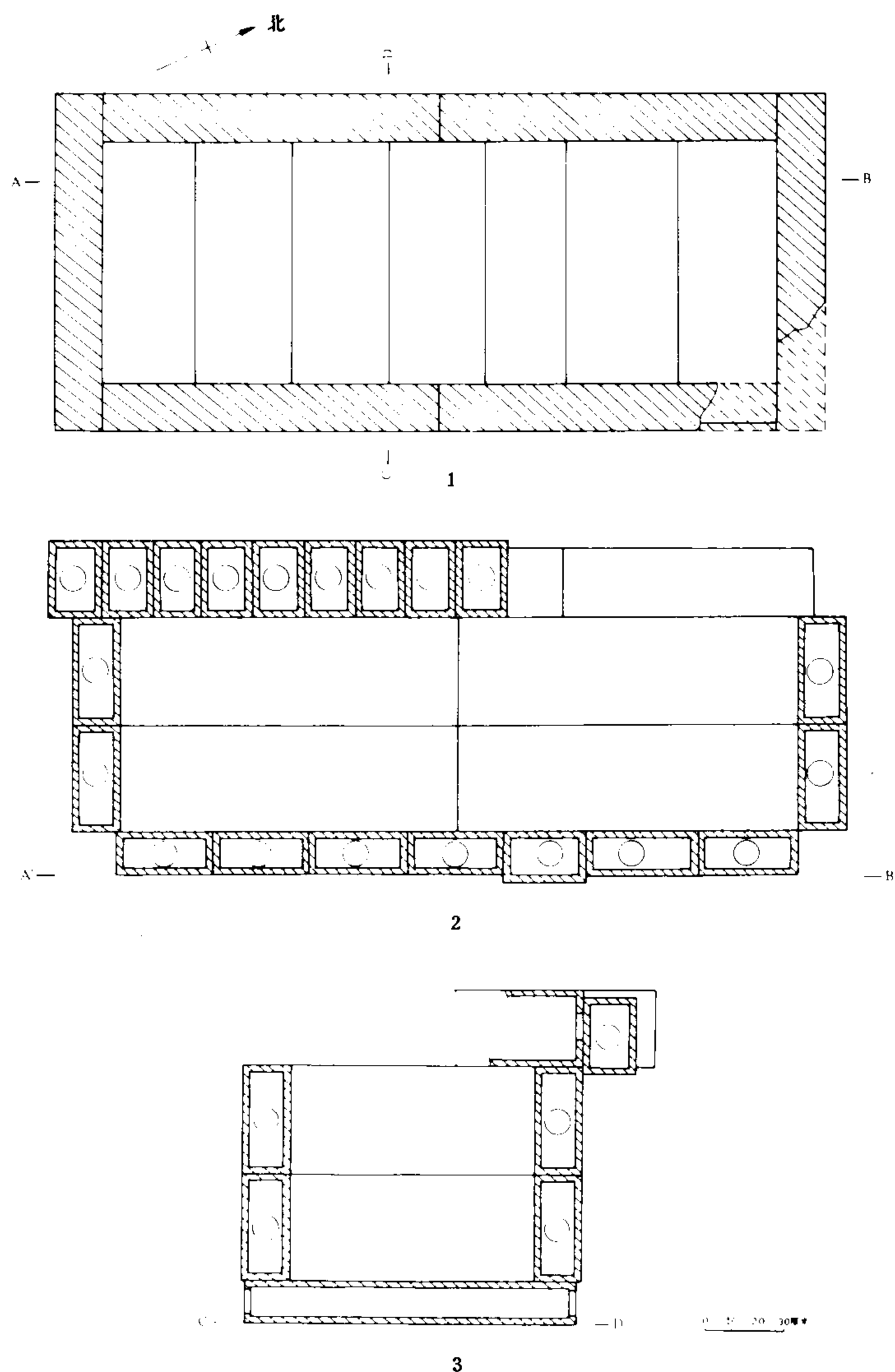
该墓全部用几何纹空心砖垒砌。先用7块砖铺地，然后砌壁。铺地砖长118-122.5、宽30.5-41、厚16.5-19.5厘米。四壁分别立砌两层，东西两壁各用4块砖，南北两端各用2块砖。砌壁用砖尺寸相同，长127、宽42、厚18厘米。顶用空心砖平盖。北部的盖顶已不存，南部保留8块砖，但已残断。在西壁上部和盖顶砖的外侧，南北顺放3块砖（图二：2、3，图版1）。

这些砖有两种纹饰，一种是米字纹，一种为重环纹。大部分砖一面饰米字纹（拓本222，图版80），其它面为绳纹。少数砖除了米字纹、绳纹外，在一侧饰重环纹。壁砖和铺地砖印有米字纹的一面全部向着墓内。

II式 仅新野县棉麻公司墓（简称新棉麻墓）一例。

新棉麻墓用空心砖和实心长方砖合筑，平面呈长方形。墓向 172° 。墓底距地表1.1米。墓长1.53、宽0.67、高0.38米。东、西两壁的南部各立砌1块空心砖，北部各用1块实心长方砖砌筑。南、北两端用1块长方砖封堵。墓底用4块长方砖平铺（图三：1、2）。两块空心砖长116、宽33.5、厚18.2厘米；纹饰相同，向墓内的一面、上侧面、南端面模印有云雷、回字纹（拓本224），下侧面有一组纹饰。长方砖长37.5、宽31.5、厚4厘米，一面印有云雷、回字纹。向墓内的砖侧面皆有纹饰。

在墓室的北端随葬有两个陶罐（详见器物形制，下述各墓同此）。



图二 新野县潦口南平顶空心花纹砖墓

1.平面图 2.墓室西剖视图 3.墓室南剖视图

图三 新野县棉麻公司空心花纹砖墓

1.平面图 2.墓室西剖视图

从墓室的狭小程度看，此系孩童葬。

二型墓葬（斜撑板梁顶画像砖墓）

二型墓目前在南阳出土最多，约占总数的 73%。下面介绍此型墓墓道、封门、券顶等特点，并对平面布局不同的墓分式述及。

二型墓封土不存，墓底距地表深度不一，以深在 2.5 米左右的为多；墓门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皆有，以西向墓为少。

墓道 各墓都有斜坡墓道。墓道挖法有：〈一〉近封门砖处的墓道较平，与墓底的高低一致或略高于墓底。〈二〉在斜坡墓道的终端，垂直向下开挖，使之在封门前形成一深槽，槽深、宽各 0.8 米左右。墓道长 4.4—12.5 米。单室墓和二室墓中一部分墓道的宽度与墓宽相等，或者略等；二室墓中一部分墓道偏向其中的一个室，墓道的宽度约等于墓宽的二分之一；三室墓中的墓道偏向一侧的两个室，墓道的宽度约等于墓宽的三分之二。

封门砖 用小条砖砌筑的占多数；少部分以小条砖为主，杂用券顶砖和铺地砖，因砖的型号不统一，所以，墙面凸凹不平。砌墙方法皆错缝平砌。多数墙面平直，部分墙面向外微弧。封门墙一般高出门楣。

券顶 用特制的实心小砖砌筑；形状一致，横剖面皆

呈“ $\wedge$ ”形。券顶砖前后横列，每列由 3 块砖组成，中间是上底大于下底的梯形砖，两侧是斜撑砖。梯形砖的两端，或为榫，或为卯，或为倒阶梯形等。而与之相应的斜撑砖的一端，榫、卯与之相合，扣接得非常严实；斜撑砖另一端有槽，卡入砖壁。券高 10—20 厘米。根据券顶砖榫卯的形状，将其分为六式。

I 式 梯形砖两端为卯，而斜撑砖一端为榫（图四：1）

II 式 梯形砖两端为榫，斜撑砖一端为卯（图四：2）

III 式 梯形砖两端为倒三级阶梯形，斜撑砖的一端为三级阶梯形（图四：3）

IV 式 梯形砖两端上部为榫，下部为卯，斜撑砖一端的上部为卯，下部为榫（图四：4）

V 式 梯形砖两端下部为榫，上部为卯，而斜撑砖一端的下部为卯，上部为榫（图四：5）

VI 式 梯形砖两端是两个榫头，两个卯口。在卯口里，又有凹进的豁口，形成卯中有卯。斜撑砖一端的榫头上，又有凸出的部分，是榫上有榫（图四：6）

由于各墓的长度不同，券砖的厚薄有别，故而每墓前后的列数多不相等，少则 30 列，最多的 41 列。

墓壁 墓边壁用小条砖垒砌，单顺砖平铺。小条砖长

29-34.5、宽 13-17、厚 4-7.9 厘米，绝大多数为青灰色，无任何纹饰。单室带耳室墓、两室和三室墓的隔墙大都用长方砖平铺顺砌；砖长 28.5-33、宽 19.5-28、厚 5-7 厘米，青灰色，无纹饰。新野县樊集画像砖墓（简称樊 M）M₉ 的隔墙用小条砖，砖的一端和一侧有菱形纹，较特殊。

铺地砖 铺地用四种砖：长方砖、方砖、小条砖和梯形砖。使用长方砖或基本使用长方砖 只在边沿部位用小条砖填补缝隙的墓占绝大多数。铺地方法是单层平铺，平铺二层的仅见一墓，多采用直排连缝或横排连缝，两种铺法相结合的墓亦占有一定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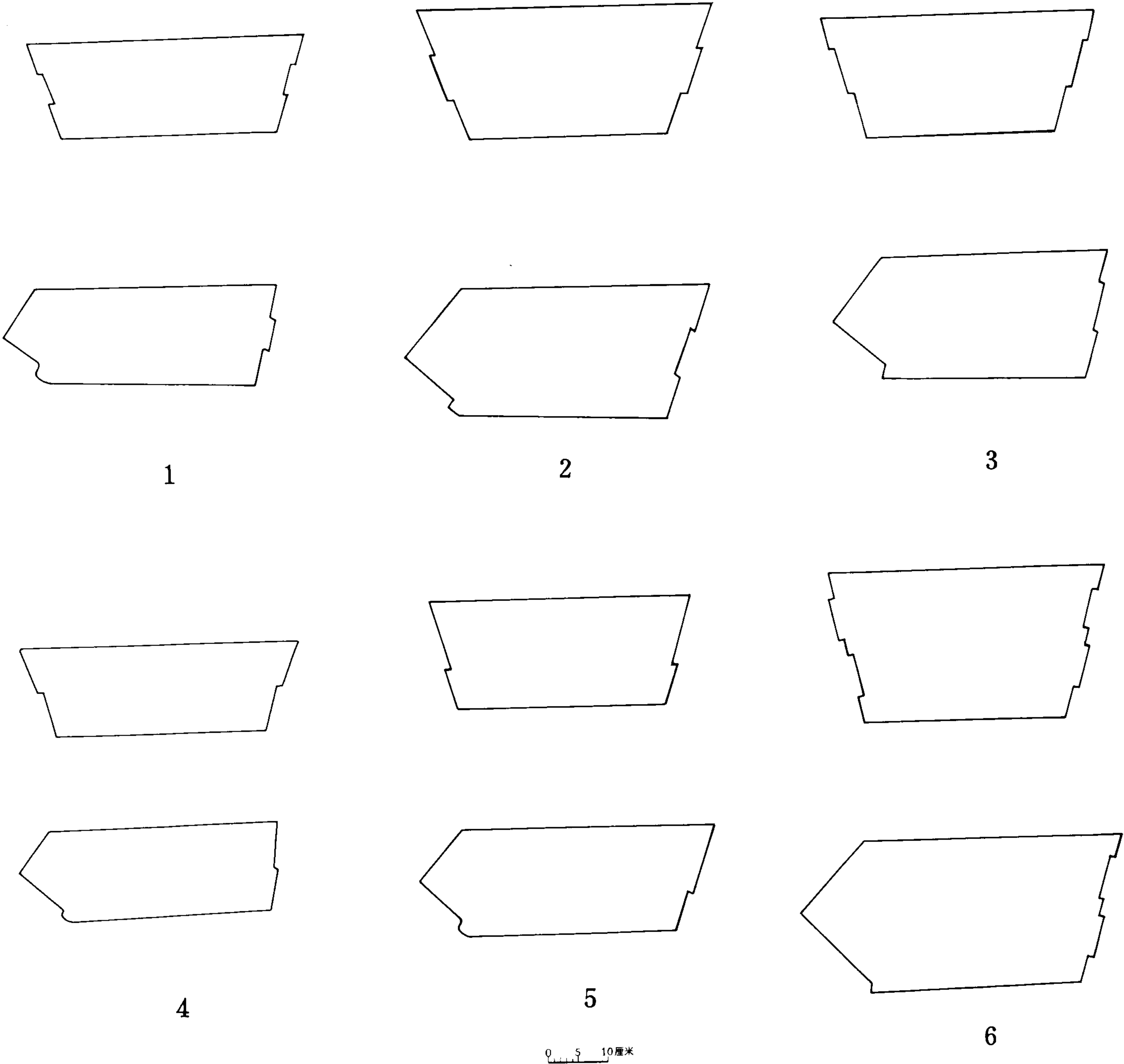
根据墓室平面形状，二型墓可分为五式。

I 式 单室墓，14 座。以新野县樊集吊窑 M₂₃ 为例。樊 M₂₃ 墓室平面为长方形（图五：1）。墓长 2.76、宽 1.3、高 1.42 米。墓门方向 120°。门前有斜坡墓道，宽 1.3 米，现存长度 2.4 米，前端被樊 M₂₇ 的墓道打破。墓道正中，离封门 2.3、距地表 0.6 米处，有一双耳绳纹陶罐。

封门砖上宽 1.43、下宽 1.34、高 1.25 米。

墓门由南、北两立柱和门楣组成。门高 1.29、宽 1.38 米（图五：2）。门楣为空心砖，两柱为实心长条砖。南柱高 113、宽 20、厚 4.5 厘米。北柱高 111 厘米，宽、厚同南柱。为使门柱砖立牢，壁砖最上一层的前端压在柱砖的上部，而两柱又分别栽入铺地砖下面 21、23 厘

图四 券顶砖



米。南柱画像为朱雀、执盾吏、带角虎（拓本 48）。北柱画像是朱雀、执戟吏、犬（拓本 50）。门楣长 112、宽 34.5、厚 11 厘米；画像内容为二龙穿璧、虎、牛、雉鸟等（拓本 193）。

墓南、北壁高 0.9 米，16 层，其上为券。券顶用Ⅱ式斜撑板梁砖，前后 35 列（图五：3、4）。券高 17 厘米（券高指墓壁上端至梯形砖下面距离，下同）。

建墓时先用长方砖铺地，基本采用横排连缝，仅西部两行纵铺。铺地之后砌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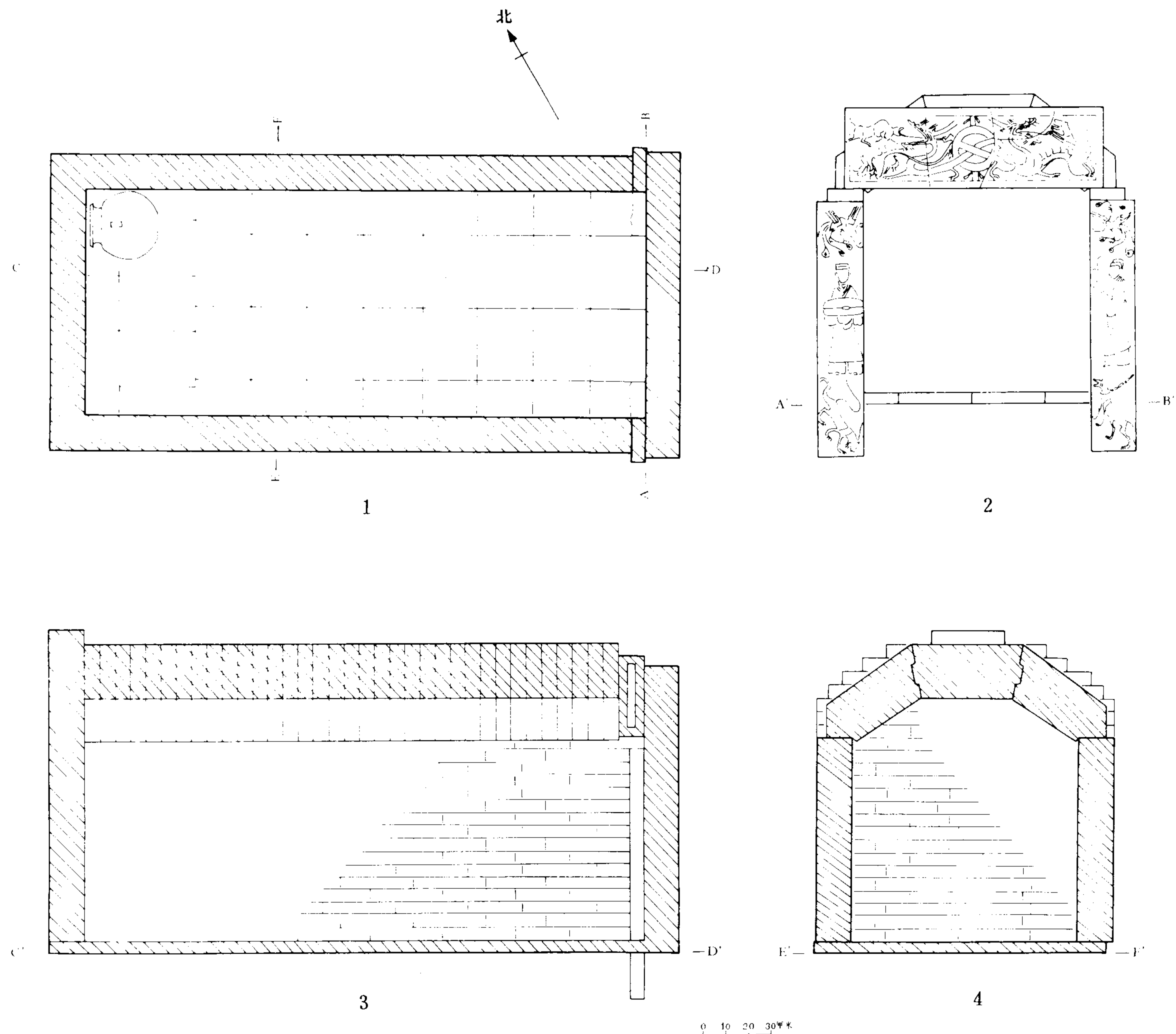
墓室后部出土双耳罐 1 个。

在Ⅰ式墓中，仅墓门使用画像砖，凡完整的墓，一墓

出土 3 块。樊 M₂₀、樊 M₂₃、樊 M₃₂三座墓是以空心画像砖作门楣，实心长方画像砖作门柱的。新野县下青羊窑场墓（简称下青羊墓）南门柱为空心画像砖（图版 70，拓本 176），但北门柱和门楣情况不详。其它墓皆用实心长方砖构筑墓门。画像砖使用得不合理，即竖幅横用，颠倒位置的墓有樊 M₁₁、樊 M₁₂和下青羊墓。

樊 M₁₁是唯一的未被盗掘的墓。墓内原有深 0.5 米的淤泥层，在挖去大部分淤泥后下葬。白棺。随葬的陶器全部在近门处的淤泥中。

由此可知，此墓是预先建好，在建造之初埋入陶器，而后过较长时间才葬入死者的。



图五 樊集吊窑 M23
1.平面图 2.墓门正视图 3.墓室北剖视图 4.墓室西剖视图

樊 M₁₂ 使用陶棺葬。其它多数墓因扰乱过甚，所以葬式、葬具不明，随葬器物也不完整。从一些能够看出迹象的墓观察，葬具为白棺。墓内积沙深至 0.6—1 米的约占一半。陶器多放在墓室的前端或一侧，常见的陶器有鼎、盆、罐、仓、井、灶、磨、白盘、猪圈、狗。

Ⅱ式 单室带耳室墓，2 座。以樊 M₂₈ 为例。

此墓平面为曲尺形（图六：1，图版 3）。墓长 2.77、宽 2.38、高 1.43 米。墓门方向 27°。墓道宽 1.1 米，其前端被樊 M₂₉ 打破。

封门砖宽 2.4、高 1.29 米。

墓门略宽于墓室，宽 2.51、高 1.48 米；由五块实心长方画像砖构筑（图六：2）。东、西两柱高 89 厘米，中柱高 95 厘米，三柱均宽 22.5、厚 5 厘米。为使门柱稳固，壁砖上方三层砖的前端压在柱顶上，东、西两柱栽入铺地砖下面 2 厘米，中柱栽入 7 厘米。东柱画像内容：上为凤阙，下为门吏；中、西两柱画像一样：上为射鸟，下为舞乐稽戏。两门楣大小略等，画像同模印制，内容为斗牛、车骑出行、西王母等（图版 59，拓本 148）。

主室长 2.4、宽 0.96、高 1.17 米。耳室长 1.4、宽 0.95 米。主室西壁的前端留有门道，与耳室相通。

墓顶用 V 式斜撑板梁砖券成，券高 17 厘米（图六：3）。

铺地使用长 30、宽 23、厚 7 厘米的长方砖。主室地面大部采用纵排连缝，门口处用横铺法；耳室地铺法为横排连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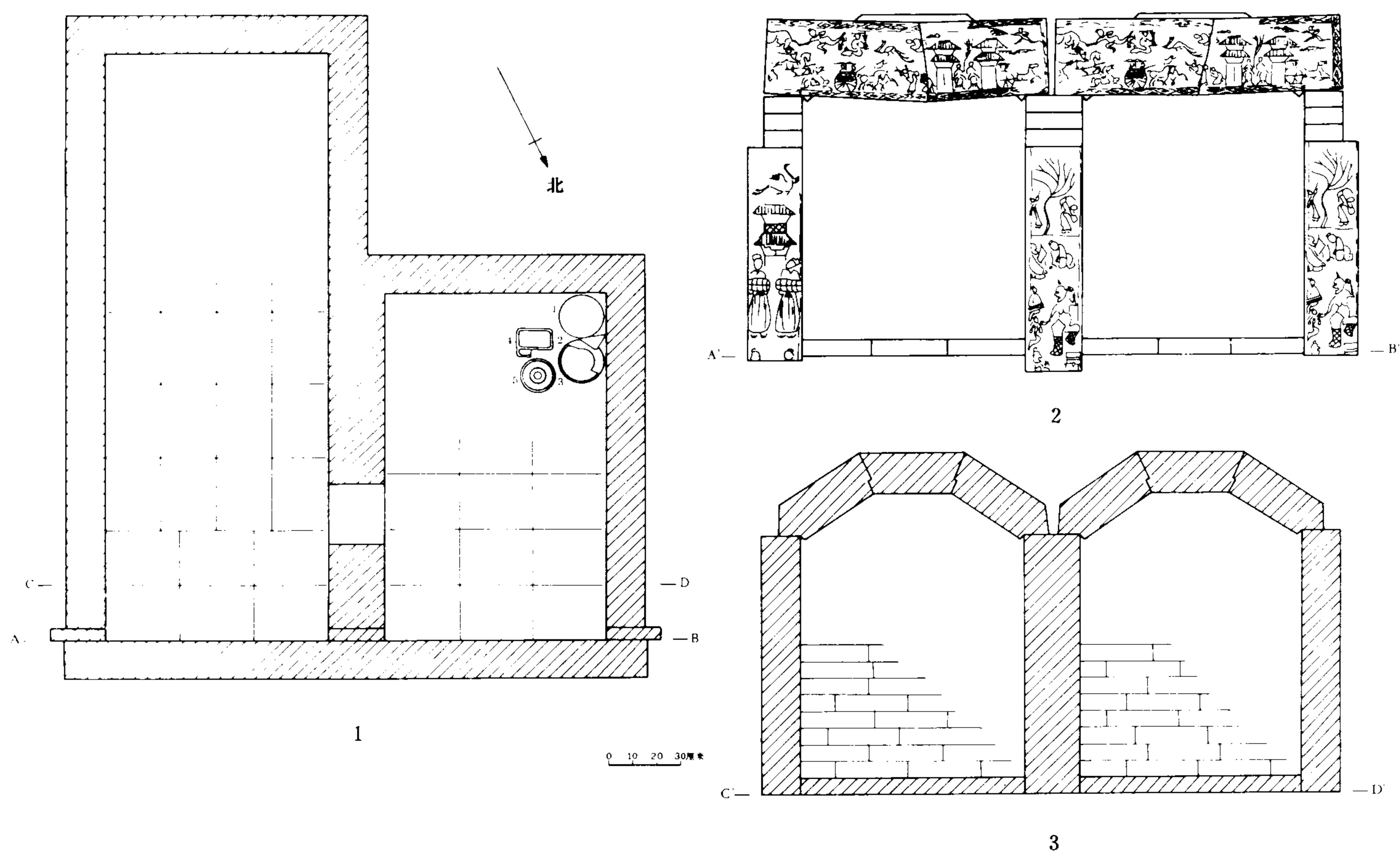
耳室内出土陶仓 2、仓盖 1、磨 1、猪圈 1。

Ⅲ式 双室墓，14 座。以樊 M₃₉ 为例。

此墓平面为“日”字形，墓长 3.4、宽 2.55、高 1.29 米。墓门方向 20°（图七：1）。墓道被打破。

封门砖宽 2.5、高 1.41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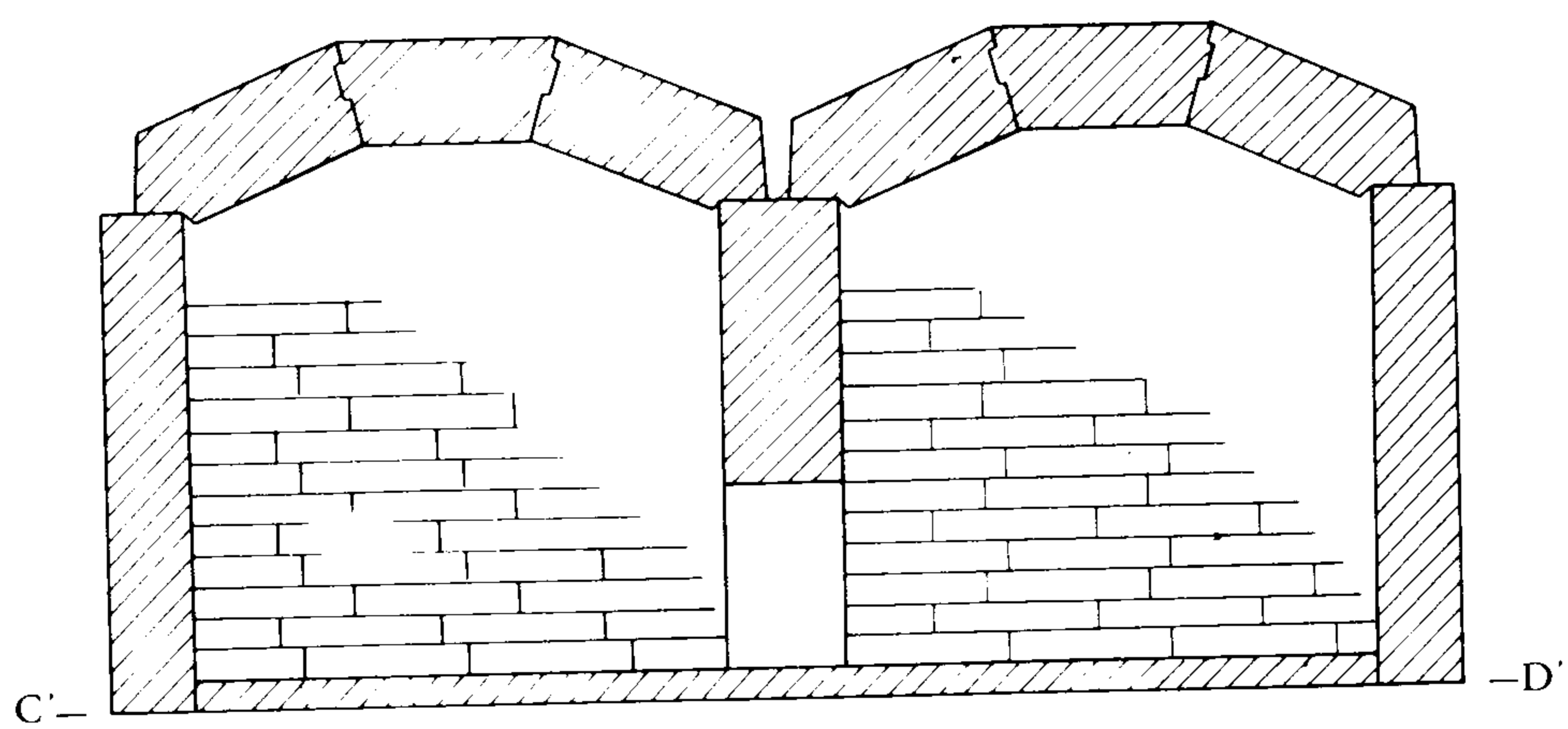
墓门由 3 门柱、2 门楣共 5 方实心画像砖筑成，门宽 2.74、高 1.44 米（图七：2，图版 4）。东、西两壁和隔墙的最上一层砖向前伸出，分别将 3 立柱压牢，然后再放门楣。3 门柱分别栽入铺地砖下 11 厘米。柱砖尺寸略等，高 102、宽 25、厚 6 厘米；中柱稍窄，宽 24.5 厘米。门柱画像相同，上为凤阙，下为门吏（图版 49，拓本 40）。两门楣均宽 35.5、厚 5 厘米，东门楣长 118、西门楣长 105 厘米。门楣画像出于一模，左面为杂技，右面为拱形桥一座，桥下有荡舟捕鱼者，桥上是车骑出行、田猎等（图版 60，拓本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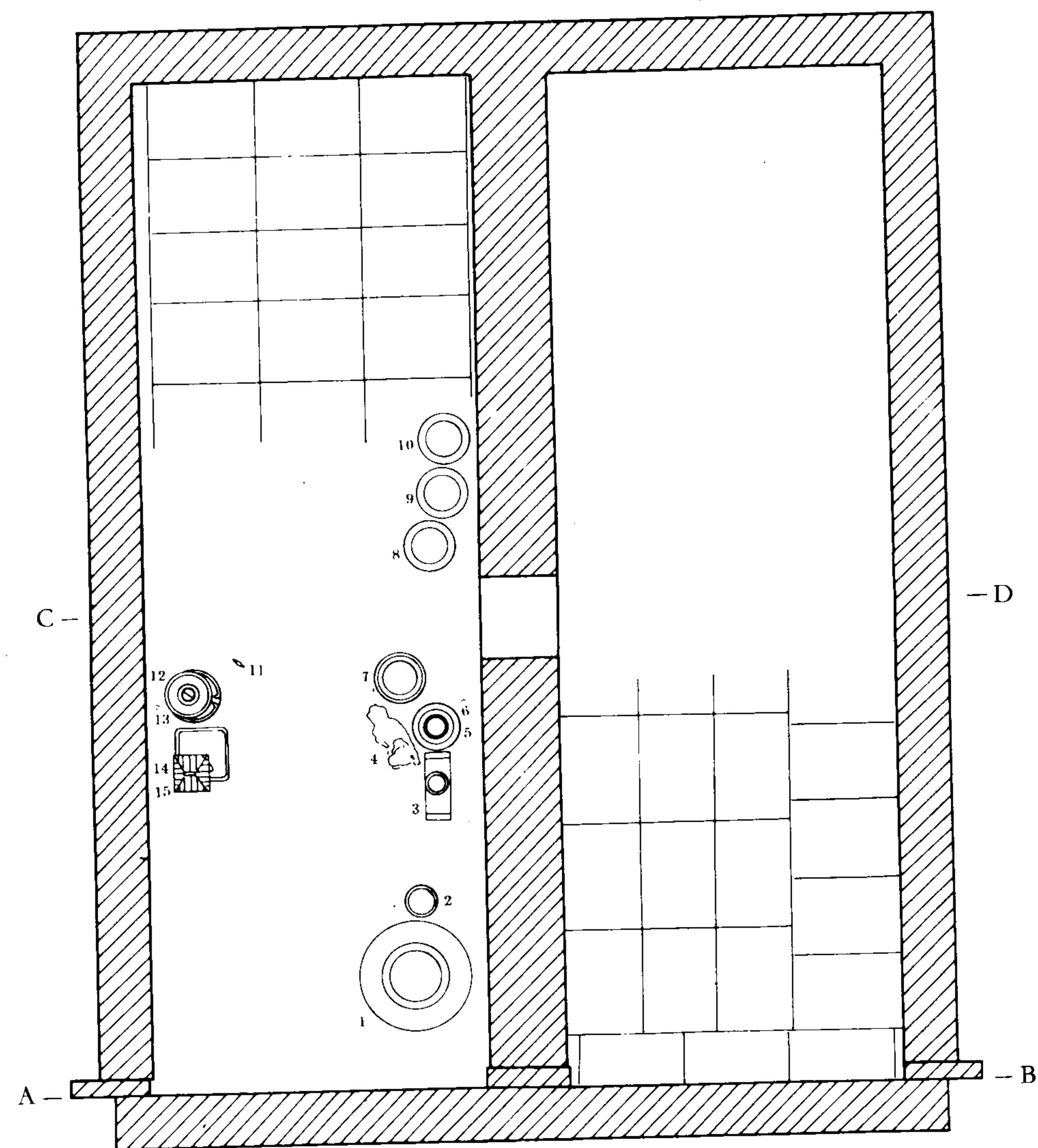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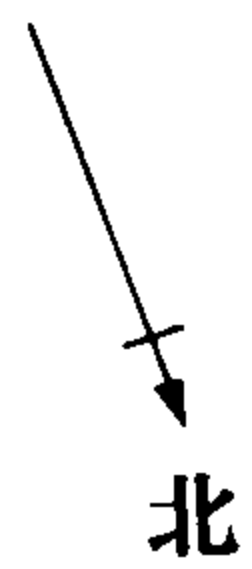
图六 樊集吊窑 M28

1.平面图 2.墓门正视图 3.主室耳室南剖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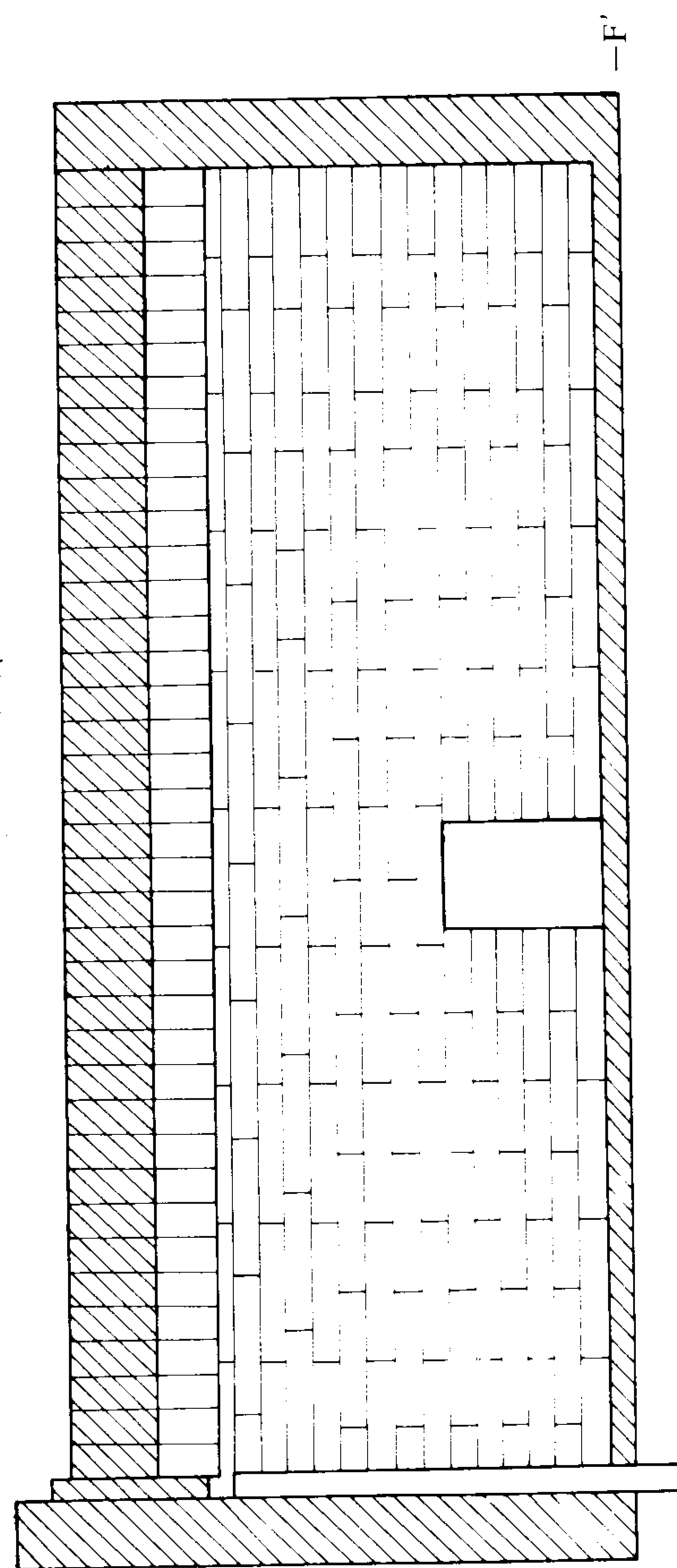
1.3.仓 2.仓盖 4.猪圈 5.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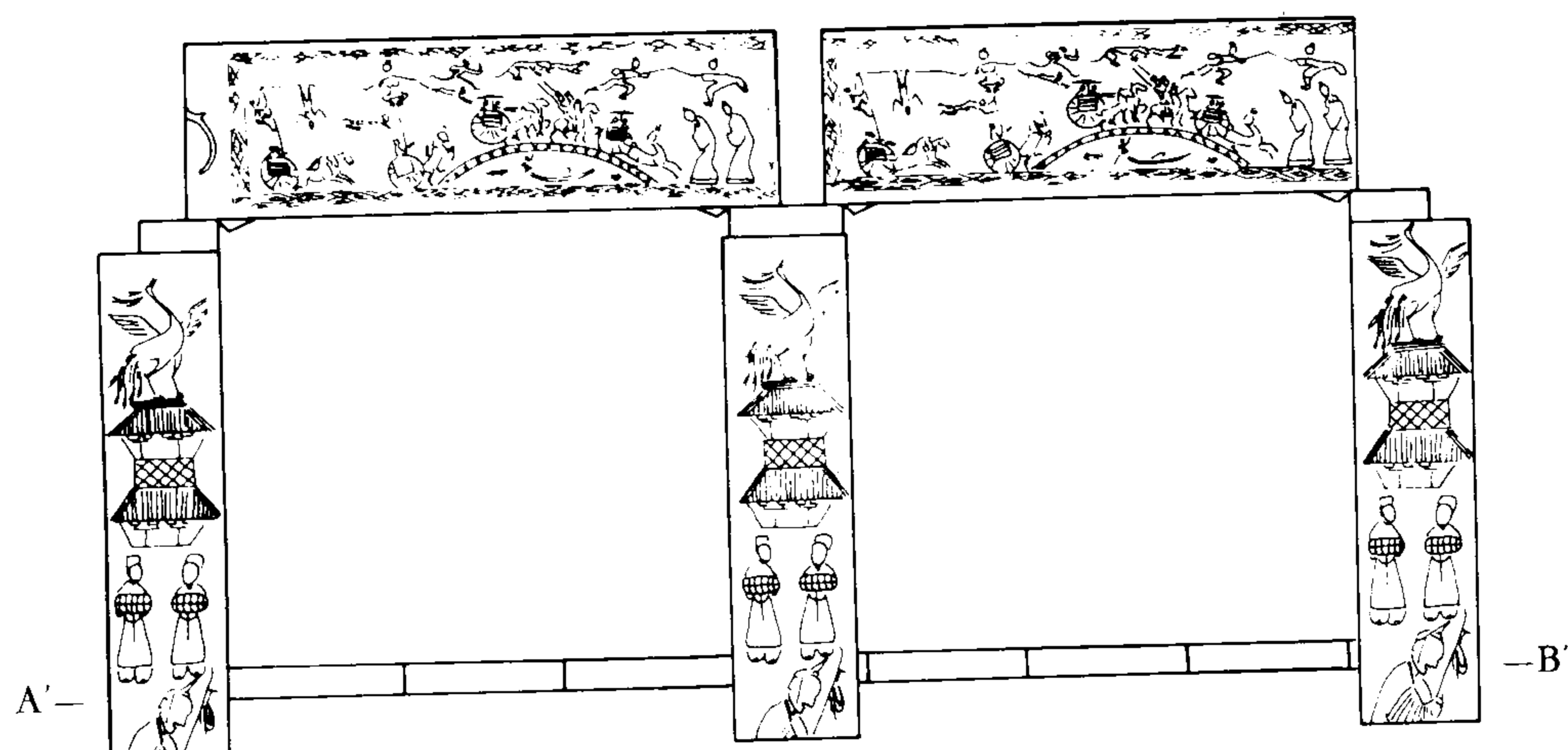


1



3

0 10 20 30厘米



2

图七 樊集吊窑 M39

1.平面图 2.墓门正视图 3.西室东剖视图
4.墓室南剖视图

1. 瓮 2.小盆 3.灶 4.狗 5.井 6.井中小罐 7.盒
8.9.10.仓 11.鸽 12.磨 13.圆形器 14.猪圈 15.猪

墓中间，用长 32、宽 23、厚 6 厘米的长方砖错缝平砌、筑成隔墙，将整座墓分成东、西两室。隔墙留有宽 25、高 36 厘米的过道，使两室相通。两室大小相等，长 3.03、宽 1、高 1.02 米。

墓顶用Ⅱ式斜撑板梁砖券砌，前后 38 列，券高 13 厘米（图七：3.4）。

铺地用长方砖，东室采用横排连缝，西室为纵、横结合的铺法。

随葬器物出于东室，计瓮 1、仓 1、井 1、灶 1、磨 1、小盆 1、盒 1、圆形器 1、猪圈 1、狗 1、鸽 1。

Ⅲ式墓仍是只有墓门使用画像砖。一墓出土 5 方。樊 M₁₃、樊 M₃₀、樊 M₃₇ 用空心砖作门楣，实心长方砖作门柱。另外 11 座墓皆用实心长方画像砖构筑墓门。画像横幅竖用，画面向里的有樊 M₁₅、樊 M₂₅、樊 M₂₆。

这些墓因被盗掘，故葬具、葬式多无从辨认。随葬器物大都放在一个室的前部或后部。樊 M₃₇ 西室后部不铺地，并向下挖一浅坑，坑中放置随葬器物。（图版 5、10）樊 M₅ 出土鸡、鸭各 1 件，樊 M₃₉ 出土鸽 1 件。这是器物种类有别于Ⅰ、Ⅱ式墓的地方。

有相当数量的墓在墓室后部砖壁的上方留有长 1 米多、宽约 0.05 米的小台，在樊 M₄₂ 西室的小砖台上，放置铁剑 2 把，由此略可推知其它墓中这种砖台的作用。

樊 M₃₃ 在墓室建成后又在前面接续一段，使整座墓加长至 4 米以上。接续部分的空间略大于后部，摆放着随葬品，似作为前堂使用。

Ⅳ式 双室带耳室墓，仅樊 M₄₀ 一座。

此墓由南、北两主室和耳室构成。墓长 4.15、宽 3.92 米。墓门方向 120°（图八：1，图版 6）。门前有长 8.1、宽 1.8 米的斜坡墓道。

主室边壁用小条砖顺砌而成，两室间隔墙用边长 28.5 厘米的方砖砌筑。隔墙前部下方留有宽 30、高 58 厘米的过道。在南主室过道上方，镶嵌一块高 26.5、宽 58.5 厘米的实心画像砖。画像内容为牛、虎辟邪。两主室大小相等，长 2.58、宽 0.91 米。主室内有散乱的空心画像砖残片。券顶不存。从遗留的券顶碎砖块可知，原墓顶是用斜撑板梁砖券成的。

耳室位于北主室封门前偏北部位，长 1.83、宽 0.93、高 1.27 米。耳室门宽 1.25 米，现存门柱画像砖 2 方。西门柱高 106、宽 24、厚 5 厘米，栽入铺地砖下面 18 厘米。东门柱高 104.5、宽 23、厚 5 厘米，栽入地下 12 厘米。西柱画像内容为阙、门吏（图版 48，拓本 42），东柱画像上为射鸟，中为拜谒，下为舞乐稽戏（图版 54，拓本 109）。东西两壁高 0.93 米，16 层后开始起券。券顶仅存后部，使用Ⅰ式斜撑板梁砖券筑（图八：2）。在耳室西壁留有方孔与北主室相通。方孔高、宽各 17 厘米，距耳室地面 34 厘米。

主室用方砖铺地，其大小同隔墙砖；耳室用小条砖铺地，采用横排连缝铺法。

南主室出土陶釜 1、盆 1；耳室出土猪圈残片，并有铜泡和木漆器朽迹。

V 式 三室墓，4 座。以樊 M₂₄ 为例。

樊 M₂₄ 由并列的东、中、西三个墓室组成，平面呈“目”字形。南北长 2.96、东西宽 3.63、高 1.62 米。墓门方向 27°（图九：1）。墓前有斜坡墓道，墓道长 9.8、宽 2.4 米。

封门砖上宽 3.68、下宽 3.55、高 1.47 米。

墓门由 4 门柱、3 门楣构成。门宽 3.79、高 1.6 米（图九：2）。4 门柱宽度、厚度略等，长度有一定差别，其立法同Ⅰ、Ⅱ、Ⅲ式墓。画像为凤阙、门吏、白虎铺首衔环、女娲（图版 50，拓本 29）。3 门楣画像亦相同，只是中楣较短，画面不甚完整；内容为车骑出行、鼓舞、泗水捞鼎（图版 63，拓本 142）。

东室东壁、西室西壁用小砖错缝平砌。壁高 1.20 米，22 层，其上为券顶。室与室中间的隔墙，即中室的东、西两壁，用长方砖平砌，高 1.13 米，23 层。隔墙前部留有门道，使中室与东、西室相通。东门道上宽 20、下宽 25、高 34 厘米；西门道上宽 24、下宽 28、高 34 厘米。

在东室后部的东、西壁上，留有长 1.54、宽 0.05 米的砖台。

券顶为Ⅱ式斜撑板梁砖，三室皆 41 列。券高 20 厘米。

在墓的东、西、后壁和封门砖的上部，即券顶四周，用不规则的半砖立砌一周。

铺地用长 33、宽 23.5、厚 5 厘米的长方砖，平铺二层，上层纵排连缝，下层横排连缝。

随葬陶器出土于东室；计瓮 1、罐 1、陶釜 1、陶盆 1、仓 4、钵 1、器盖 3；西室出土五铢钱 3 枚。

在 V 式墓中，画像砖位置与Ⅰ、Ⅱ、Ⅲ式墓相同，但使用数量一般增加到 7 方（图版 7）。樊 M₉ 墓门用 2 块画像砖；门楣画像倒位；室与室的隔墙用模印菱形纹的小条砖砌成。这是比较特殊的墓例。随葬器物在左室或右室。器物种类与Ⅲ式墓相比，无明显变化。

三型墓葬(近弧形顶画像砖墓)

此型墓有樊 M₁₆、樊 M₄₃ 2 座。

樊 M₁₆ 的平面为长方形，墓长 2.71、宽 1.59、高 1.49 米。墓门方向 280°（图一〇：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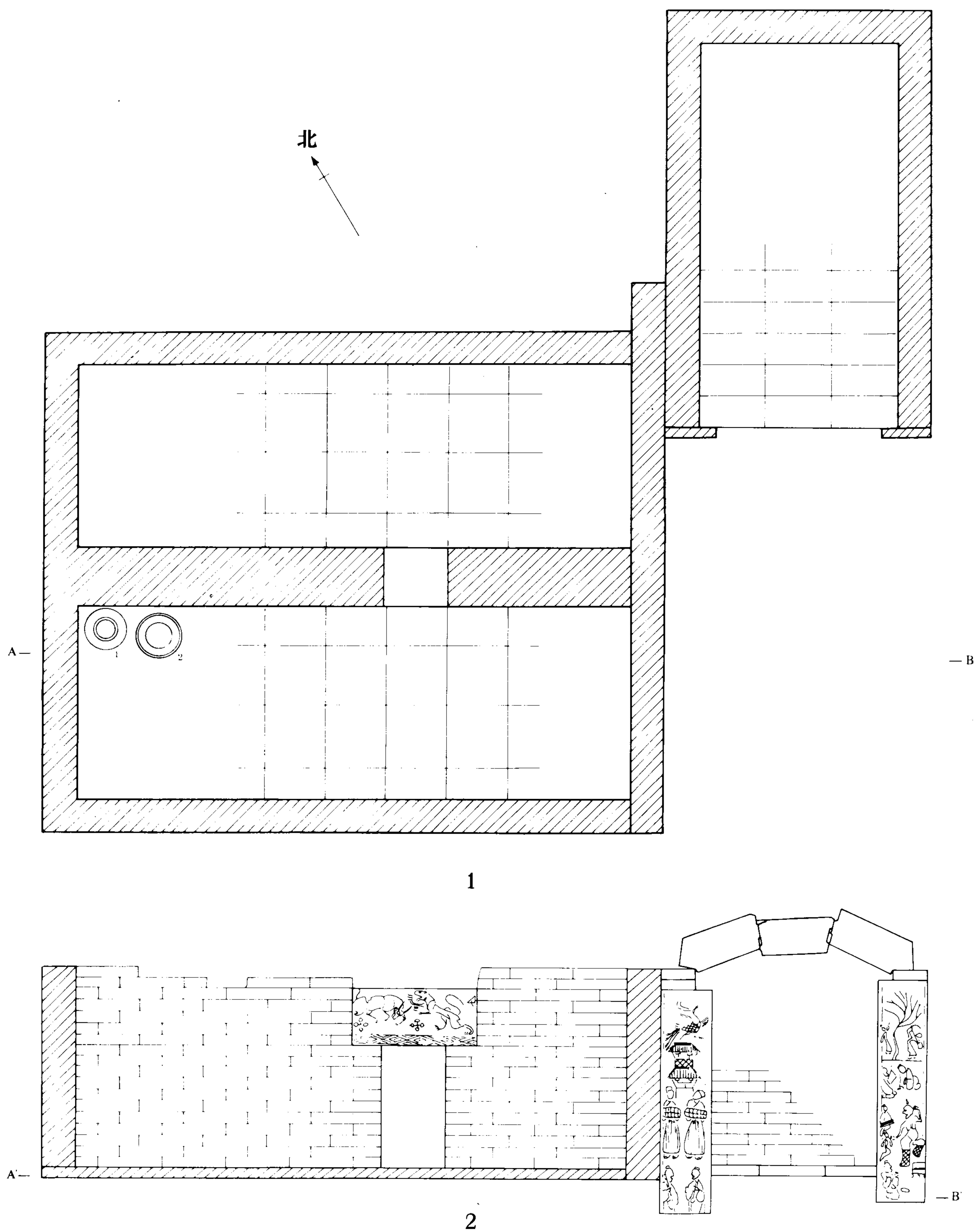
封门用小条砖错缝平砌，宽 1.7、高 1.4 米。

墓门由南、北门柱和两块门楣构成。门宽 1.68、高 1.37 米（图一〇：2）。门柱立法同二型墓，两柱画像内容相同：上有阙、门吏、下有一只三足乌，与拓本 44 相比，仅少一只龟。南部的门楣砖完整，北端的一块经过砍凿，显然是为适合墓门的宽度凑接的。两砖出于一模。完整砖画像内容为车骑出行、二桃杀三士（拓本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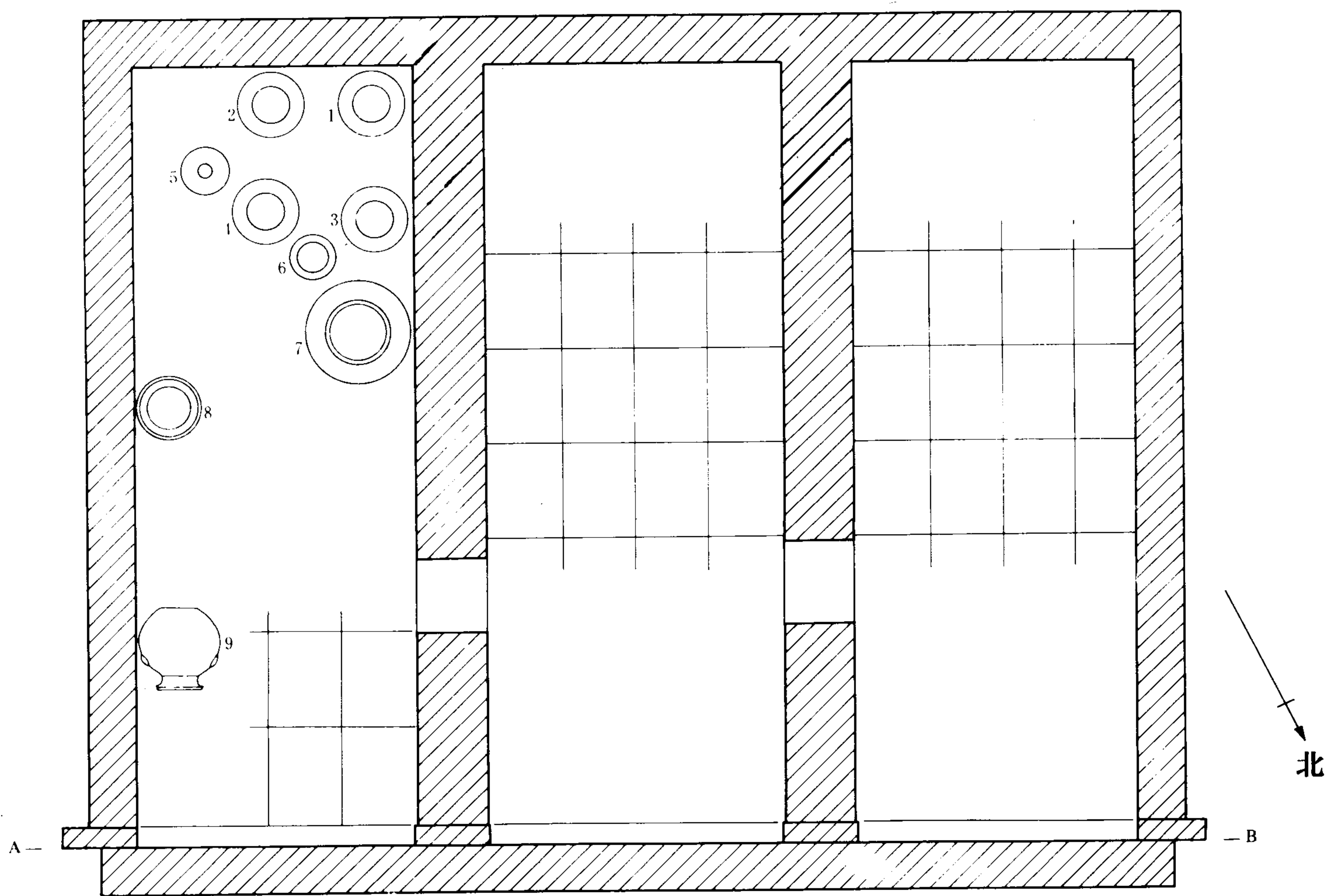
墓壁用小条砖砌筑，壁高 1.01 米，至 16 层后起券。券砖前后横列 38 排。每列由 5 块特制的砖组成。除卡在壁端上的 2 砖只有榫或只有卯外，中间三砖的两端各有榫、卯结构。这样，各层券砖自北而南，都是榫头对合卯口，依次相接，砌成近弧形的券顶。券高 23 厘米（图一〇：3）。

铺地是长方砖与小条砖合用。靠北壁和墓门处用小条砖，其它用长方砖，大部分铺法为纵排连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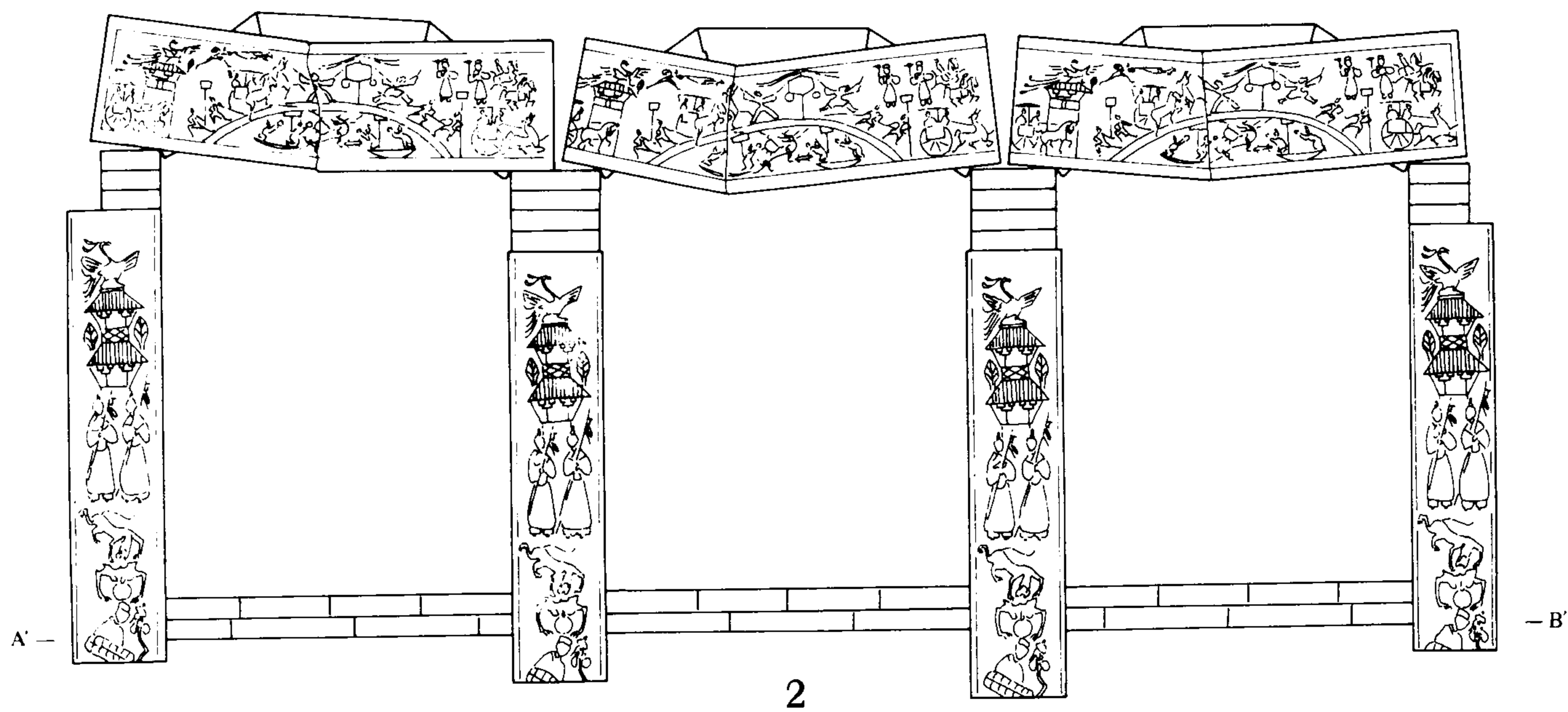
墓内出土鼎、罐、仓、井、磨、猪圈等 11 件，另有五铢钱 4 枚。



图八 樊集吊窑 M40
1.平面图 2.南主室耳室北剖视图
1.釜 2.盒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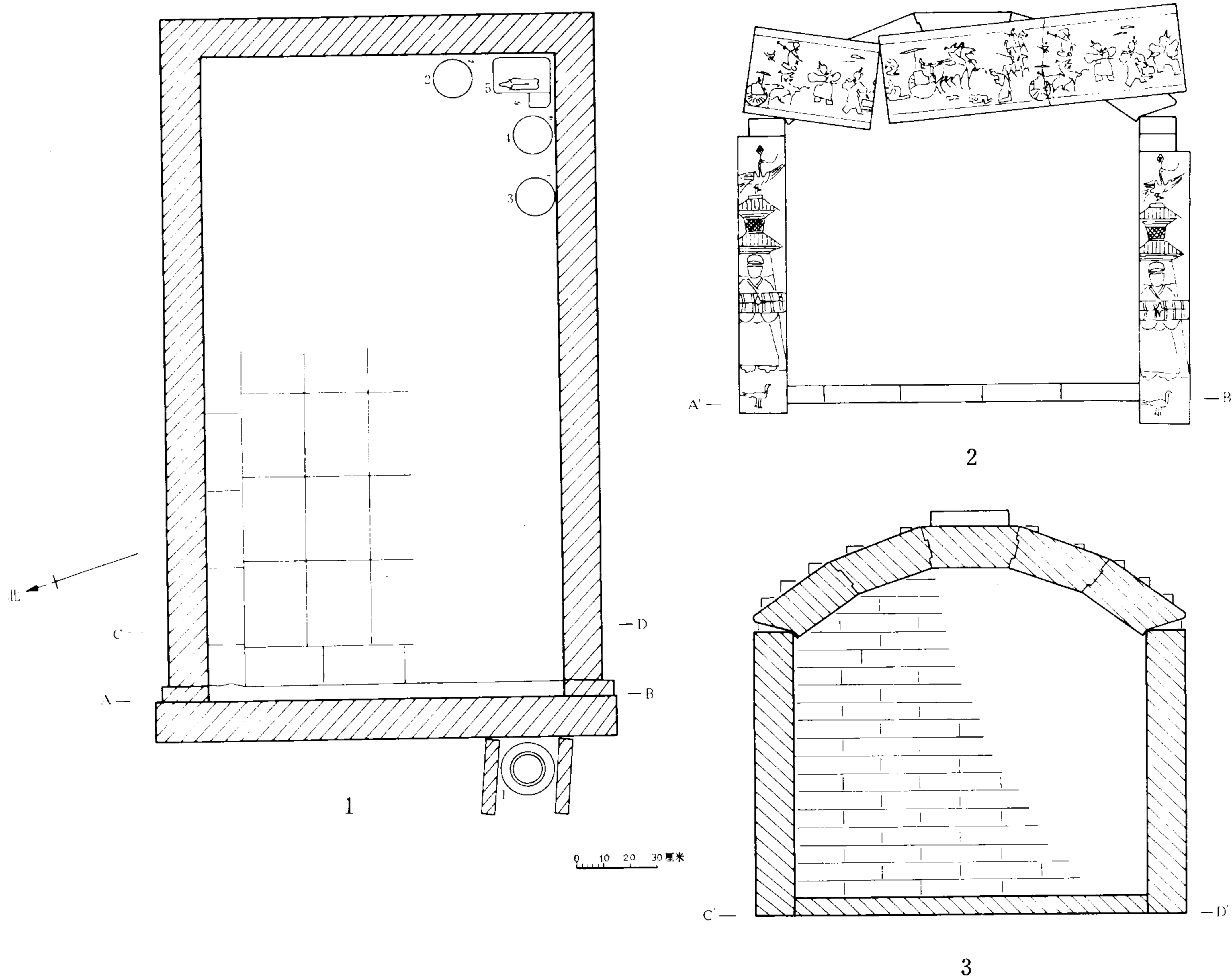
2

0 10 20 30 厘米

图九 樊集吊窑 M24

1.平面图 2.墓门正视图

1.2.3.4.仓 5.6.器盖 7.瓮 8.陶洗 9.罐



图一〇 樊集吊窑 M16
1.平面图 2.墓门正视图 3.墓室东剖视图
1.罐 2.3.4.仓盖 5.猪圈

樊 M₄₃ 的券顶每列由四砖组成。

四型墓葬（斜撑板梁顶与纵连拱券顶相结合的画像砖墓）

仅樊 M₃₆ 1 座。

该墓长 3.27、宽 3.45、高 1.76 米，墓门方向 120°（图一一：1）。门前有斜坡墓道，墓道被另一汉墓打破。

封门砖基本用小条砖，间或用子母樨砖，单砖顺砌。南北宽 3.45 米，南室封门砖高 1.32 米，北室封门砖残高 1.58 米，两室封门砖间有明显的立缝。

墓门由南、中、北三柱及南门楣组成；南门楣已塌落，北室原无门楣。门宽 3.48 米。南门柱高 82、宽 22、厚 5 厘米，中门柱高 95 厘米，宽、厚同南柱；北柱高 103、宽 16、厚 5 厘米。三门柱画像与樊 M₂₄ 门柱出于一模，但在泥坯制作时因切割的关系，各柱所保留的画面稍有区别。南门楣画像为泗水捞鼎、车骑出行等（拓本 141）。

墓中间有隔墙将整座墓分为南、北两室。隔墙使用小

条砖双行顺砌，每行砖垒砌的层数、高度不同。隔墙前端留有宽 26、高 46 厘米的门道。北室长 2.9、宽 1.82、高 1.55 米。北壁高 0.86 米，其上为券顶，券顶用子母樨楔形砖纵连券成。楔形砖长 43、宽 18、背厚 7、刃厚 5 厘米。南室长 2.9、宽 0.99、高 0.95 米，斜撑板梁顶。券砖与二型墓中 VI 式砖相同。券高 20 厘米（图一一：2.3，图版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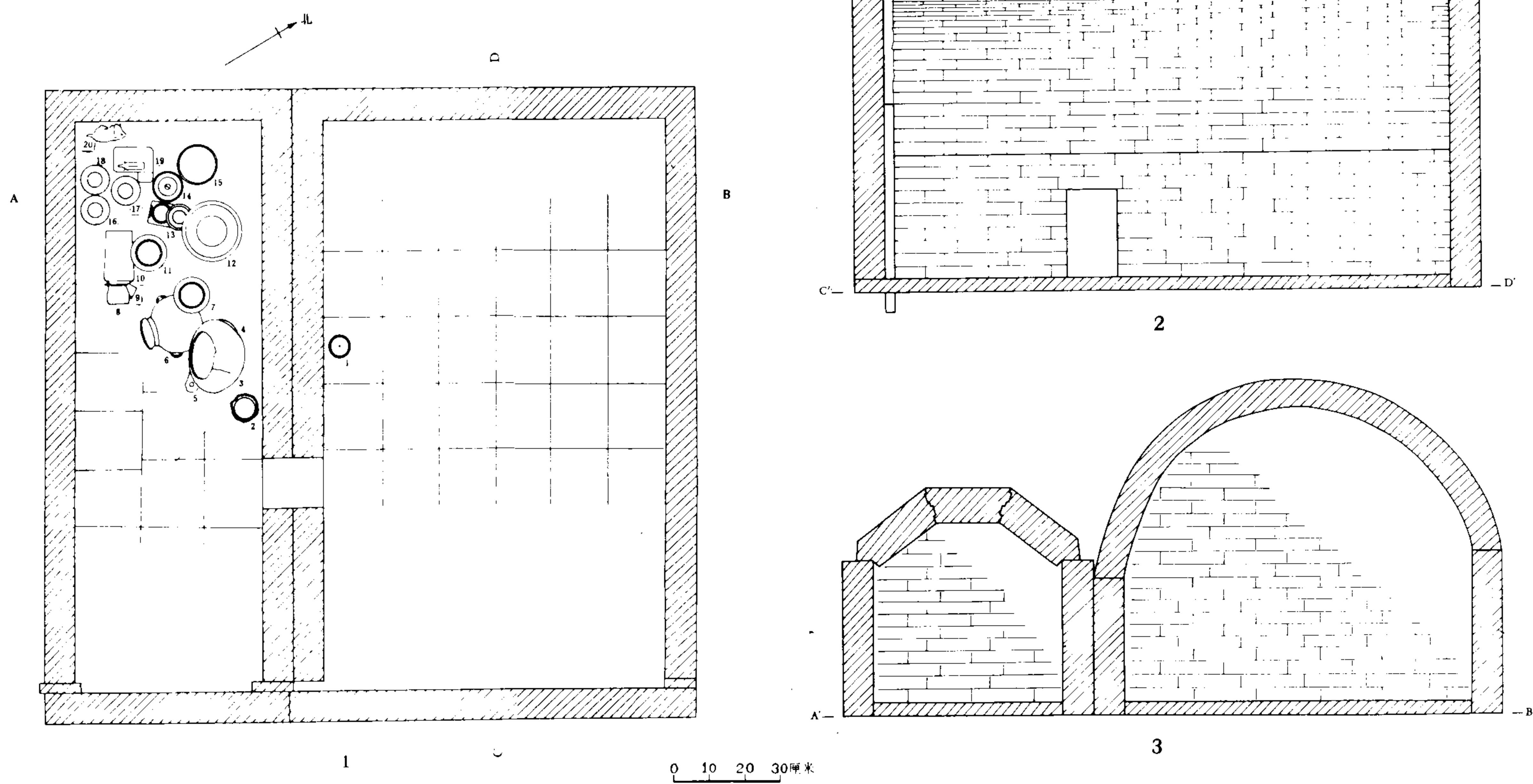
墓内积沙深 1 米。

墓地用长 33、宽 28、厚 7 厘米的长方砖平铺。北室为纵排连缝，南室为纵横结合的铺法。

墓内出土瓮 1、罐 1、釜 2、仓 5、井 1、灶 1、磨 1、猪圈 1、狗 1、铜镜 1、铜洗 1、环首刀 1。陶器多出 于南室后部接近券顶部位的积沙中。

五型墓葬（纵联拱券顶画像砖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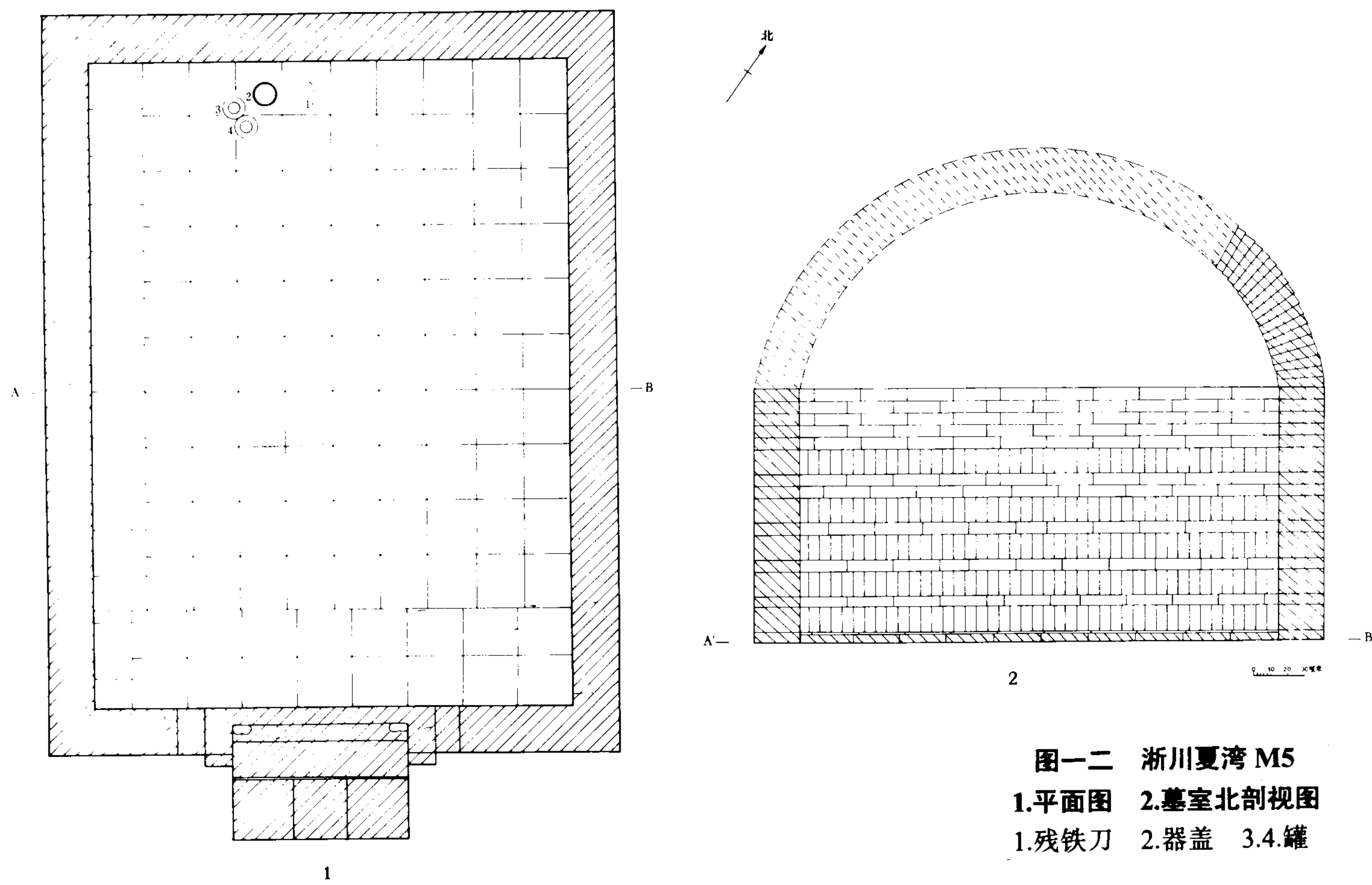
I 式 纵联拱券顶空心画像砖墓。已发现 5 座以上。经科学清理的只有浙川县夏湾墓（简称夏 M）M₅₁ 例。



图一一 樊集吊窑 M36

1.平面图 2.北室南剖视图 3.墓室西剖视图

- 1.铜镜 2.10. 16. 17. 18. 陶仓 3.瓮 4.鼎 5.铁刀
6.罐 7.11. 釜 8.井 9.仓盖 12.盒 13.灶 14.磨
15.铜洗 19.猪圈 20.狗



图一二 浙川夏湾 M5

1.平面图 2.墓室北剖视图

- 1.残铁刀 2.器盖 3.4.罐

夏 M₅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图一二：1）。墓门方向 125°。墓长 3.76、宽 2.78、高约 2.33 米。

墓室被盗掘，破坏较甚。东壁（即开有墓门的前墙）残高 0.28 米，西壁残高 0.81 米，南壁残高在 0.25—1.43 米之间。北壁完好。墓壁用平砖和立砖结合垒砌，平砖 11 层，立砖 5 层，从 1.43 米处开始起券。拱券用楔形砖纵连券砌，仅保留 17 层券砖（图一二：2）。

墓门存槛砖一块，长 1.34、宽 20、厚 10 厘米；两端各有不规则的门臼。两门臼到墙端间有 30—32 厘米的空间。槛砖内有凌乱的空心砖残片，对合后的两块残砖的宽度正好与空间宽度相合。说明前壁壁端至槛砖间原立有空心砖作门柱。空心砖上的人物、鹅、虎逐鹿（拓本 73、74、75）是用尖利器物刻划出来的，圆圈纹属压印。

铺地砖用长 32、宽 27、厚 5 厘米的长方砖，有的地方用小条砖补缺，或纵或横，铺法不十分规则。

墓内出土罐 2、仓 3、井 1、灶 2、小铁刀 1、五铢钱 34 枚，另有车马饰等。

Ⅱ式 浙川县高庄墓和浙川县下寺墓（简称高庄 M，下寺 M）2 座。以高庄 M 为例。

墓平面为长方形，由前室，主室两部分组成。墓长 4、宽 2.26、高约 2.7 米。墓门方向 92°。封门砖前有斜坡墓道（图一三：1，图版 9）。

前室平面为横长方形，宽 2.28、纵深 1.08 米。前室比主室低 43 厘米。其西壁即主室门下方竖立一排长方砖，共 7 块，南、北两端各立一方素面砖，中间 5 块为画像砖（自南而北编号 1—5）。主室东西呈长方形，长 2.56、宽 2.28 米（图一三：2）。

墓壁用子母榫长条砖砌筑。砖长 45.6—47、宽 17.6—18、厚 8.5 厘米，一侧模印二组菱形图案（拓本 395）。由于压力的关系，后壁和南、北壁有不同程度的倾斜。

墓顶用子母榫楔形砖和子母榫长条砖纵连券筑，两种砖相间使用。长条砖大小、纹饰同壁砖。子母榫楔形砖长 45.6—46.5、宽 17、背厚 8、刃厚 5.8 厘米；薄的一侧模印一组菱形图案（拓本 396）。

墓地用长 40.2、宽 35.2、厚 4 厘米的长方砖平铺一层。前室地铺法为横排连缝；主室地为纵排连缝。主室铺地砖中有一块画像砖（编号 6）。

1 号画像砖画像由六组图案组成，图案出于一模：内容为猛虎、狩猎等（拓本 76）。2、4、6 号画像砖内容相同：画像上部左侧模印狩猎图，右侧模印长青树等；下方同模印出六个“亭长”（拓本 77）。3 号画像砖模印菱形图案，图案与墓壁砖纹饰相同。5 号画像砖上部左、右侧各模印两个“亭长”，中为狩猎图；下部模印长青树、豆点纹

等（拓本 78）。

该墓随葬器物均已残碎不全。经分辨，绝大多数为泥质红陶，外施黄釉或棕红釉，灰陶仅一件。器类有：楼房、壶、仓、井、磨、臼盘、鸡、鸭、狗等，另有一枚半五铢钱。

下寺 M 不使用方形画像砖，但在子母榫条砖和用于券顶的子母榫楔形砖的一侧模印有图案或画像（拓本 16、25、123、209、210）。

Ⅲ式 夏湾 M₁ 座。

该墓方向 131°。墓平面呈“凸”字形，由甬道、前室、二主室组成。墓长 7.9、宽 4.48、高 3.28 米（图一四：1）。

甬道进深 1.46、宽 1.2、高 1.44 米。前室呈横长方形，进深 2.8、宽 4、高 2.98 米。左主室进深 3.06、宽 1.2、高 1.52 米。右主室被毁，从残存痕迹看，进深约 3.06、宽 1.6 米，高度不详。

墓室四壁基本用长方砖错缝平砌，铺地用长方砖错缝平铺。砖长 34.5、宽 24、厚 9 厘米。这种砖一面饰粗绳纹，一侧模印流云纹（拓本 389）。二主室墙和隔墙的门口部位用长 34、宽 13、厚 6.2 厘米的小条砖砌筑。小砖一面饰绳纹，一侧模印几何图案（拓本 288、339）。

券顶用两种不同规格的楔形砖。其中甬道、前室、右主室的顶使用大楔形砖，砖长 38.2、宽 22.5、背厚 7.8、刃厚 7 厘米；一面绳纹，一面模印画像（拓本 217、218）。左主室券顶用小楔形砖，砖长 31.5、宽 14、背厚 6.7、刃厚 6 厘米。一面饰绳纹，一侧模印几何图案（拓本 336、340）。各室的顶均采用单层砖纵连券筑，唯两主室门口上部为承受前室券顶的压力，采用双层砖券砌（图一四：2）。

清理时仅存画像砖碎块。据分析，方形画像砖立砌于主室门口，左、右室各 4 块，下面 2 块，上面 2 块。外用小砖封门。估计甬道口封门砖也可能使用画像砖。画像内容有：车骑出行、执戟小吏、羽人、鱼、兔、大泉五十钱文等（图版 68，拓本 136；拓本 26、171、79、128、72）。

该墓被盗，墓内出土器物不多，计有：四神器盖 2、陶灶 1、铜带钩 1、车马饰、货币 45 枚。

三型墓规模较大，其中Ⅱ、Ⅲ式墓有横长方形的前室和内室，已具有多室墓的特点，顶部大都用楔形子母榫砖纵连砌成券洞。Ⅱ、Ⅲ式墓的墓壁、券顶使用几何纹砖或画像砖；随葬铅釉陶或新莽钱。三型墓，尤其三型Ⅱ、Ⅲ式与前几型的墓形、画像位置、随葬器物相比，是迥然不同的。